

福卷三

内经要旨

古今醫統大全卷之二

內經要旨

下

論治篇第四

岐伯曰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悲治神有餘則寫其小絡之

血

少絡當是手少陰心經之小絡

出血勿之深斥無中其大經神氣乃平

異法方宜篇帝曰醫之治病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對曰地勢使然也

不同謂針石灸炳毒藥導引按摩之不同地勢有高下燥濕之勢也

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醢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

疎理其病皆為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

東方之域魚鹽之地海濱之民多食魚魚發瘡而熱中鹽發渴而勝血故民黑色病瘡瘍治宜砭石砭石以石為針而決膿血

西方者金玉之域砂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風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于內其治宜毒藥故毒藥亦從西方來

西方之民水土剛強腠理閉密外邪不能傷故病多內傷七情飲水色欲而已治宜毒藥攻其內也

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炳者亦從北方來

北方水寒冰冽故病藏寒其治宜艾灸燒灼謂之灸炳

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

也其民嗜酸而食胘其民皆緻密而赤色其病攣痺其治宜微針
故九針者亦從南方來

南方之民嗜酸故腠理緻密又卑下之濕內鬱而不得發泄故病攣痺用微針所以疎瀉之是也

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
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

中央之地濕故生物衆四方轉腠故民食雜不勞然濕氣在下民多病痿厥寒熱治宜導引謂搖其筋骨動其支節按蹻謂抑皮乃捷舉手足是也

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
情知治之大體也

聖人治人隨方而各得其宜也

陰陽應象篇曰善治者治皮毛

止于始萌

其次治肌膚

救其已生

其次治筋

脉

攻其已病

其次治六府

治其已甚

其次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

此言治病當治其未病則易愈延及府藏則病深而難愈故曰半死半生

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

始起者輕微在于經腠外邪未及深入可刺以針而寫之已止也

其盛者可待衰而已

邪氣盛甚而遏止之非惟不足以祛邪而正氣亦反受其傷也故必待其衰而治之如藏瘡者不可于其勢之方興而止刺者必俟其勢之將艾如兵法避銳盛而擊惰歸之意也

因其輕而揚之

因從其所因也因其邪氣輕浮于表而用氣輕薄之劑而發揚之如傷寒一二日用葛根之類是也

因其重而減之

重則沉重而下墜者如痢後
重者減去之即寫其實也

因其衰而彰之

彰簡陽也此指傷寒邪氣已衰欲作正汗者因而揚于外也宋
肱氏云傷寒七八日忽然兩手無脉或一手無脉此是正汗來
用甘草細辛之類
助其汗正謂此也

其高者因而越之

越過也如鬲上痰壅盛者用
稀涎之類吐之使上越也

其下引而竭之

引導引也如濕氣勝而為濡瀉等證用五苓散之類又如積痢
在下而為裏急後重等證用承氣湯牽牛散之類引而竭之也

中滿者瀉之於內

中滿心下滿悶而外無脹急之形痞病是也斯乃濕熱之為
以黃連枳實厚朴之類寫之使內消而無滓穢形之于外也

其有邪者漬形以為汗

此言熱邪內鬱宜于汗解因其腠理乾燥而汗不得出者以溫
水微漬形體使之腠理滋潤以接其汗之出也今用熱湯圍浴
而出汗者是也

其在皮毛者汗而發之

傷寒二三日邪在表者用
麻黃之類以發其汗也

其慄悍者按而收之

慄疾悍暴按降收斂也蓋謂陰虛火炎上而為喘嗽等証宜以
滋陰降火之劑如四物湯加柏知玉桂子之類故曰按而收之

其實者散而瀉之

散汗解也瀉下也蓋謂痙瘕之邪從內而達于外
者並表裏兼治如防風通聖之屬故曰散而瀉之

血實宜決之

瘀血壅盛者宜紅花蘇木之屬通之如產後積惡經閉聚脹等証用黑神散以決之

氣虛宜制等引之

掣引猶言升提也脾胃不足陽氣下陷而用升提之藥補中益氣之類是也又引導家使其氣行通暢亦是

形不足者補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氣神氣也味五味也形不足宜溫養神氣而調和之精不足宜飲食藥品之滋味以補之也

有餘者瀉之

邪氣有餘者為實實者瀉之如汗下吐法是也

不足者補之

正氣不足為虛虛者補之本草云補可以去弱人參羊肉之屬是也

高者抑之

邪氣在上者抑之如吐衄等証而
內實者周挑仁承氣湯之類下之

下者舉之

正氣下陷舉而升之如瀉泄痢疾久則下
陷宜用升麻柴胡補中益氣湯之類是也

堅者削之

堅積于內以三稜
莪朮之類削之

客者除之

邪客于經
者除去之

勞者溫之

溫溫養也勞倦內傷者
當益心息慮以溫養之

結者散之

陽氣結滯者如氣鬱不舒用青皮香附枳殼紫蘇之類散之

留者攻之

留不去也攻攻擊也積塊不移各從所惡攻之如硃砂水銀去肉積神麴麥牙去酒積水蛭蚘虫去血積木香檳榔去氣積附子硫黃去寒積又云氣血留積為毒者不以毒藥攻擊之可乎如紫蘇去魚腥積丁香桂心去菜積如貝母南星硝黃草藥之屬數貼而攻之亦是

燥者潤之

本草云潤可以去燥如麻仁當歸之屬是

濡者燥之

燥可以去濕如桑白皮赤小豆之屬是也

急者緩之

如火氣上逆而急者
生甘草之屬緩之

散者收之

陽氣精神耗散者以五
味子酸棗仁之類收之

逸者行之

過乎安逸氣血凝滯而成病
者使之行動以道其阻也

驚者平之

驚者有所激而然宜和而平之或用平驚之藥或以平常習見
之法平之則不驚也如病機賦云有人聞聲則驚藥治之不効
一醫命患者高坐堂上堂下以木擊其物且諭之曰物之能鳴
平常也何惧之有且言且擊患者目見久之而心自定以緩則
不驚惧此則
平之之法也

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適事為故

總結上文量病証

候適事而用之

移精變氣篇岐伯曰夫上古作湯液胡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也帝曰形弊血盡而功不足者何曰神不使也曰何謂神不使曰鍼石道也神精不進志意不進故病不可愈

病而至於形弊血盡精神脫去可知雖有湯藥針石皆弗之能起也故病不可愈此今世之人斲喪故也

今精神壞去榮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氣弛壞榮並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神去則機息精神者生之原榮衛者氣之主神氣俱無生意則不使矣病何由痊

岐伯曰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四以去八風五痺之病

八風八方之風也五痺骨脉筋皮肌是也

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莢之枝本末為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

草蘇謂藥煎草莢謂草根枝莖也凡用藥有用苗者有用根者有用莖者用而不愈則兼其苗莢華實而用之俾其相佐助而去病也故云本末為助

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

四時之氣各有所在如春氣在經脉治當隨所在而伏在邪日有寒溫明暗月有空滿虧盈逆從如升降浮沉當順寒熱溫涼逆從是也

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粗工完完以為可攻故

病未已新病復起

粗工粗畧者也光光不料事宜之可
否也如此則舊病不愈反增新病也

藏氣法時篇帝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而

逆岐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賤易時則貴失時則賤以知死

生以決盛敗而定五藏之氣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

五藏之氣歇為間旺為甚則生死之期也

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氣有餘也急食甘以緩之

急急速也風傷肝風性急速內為飧泄等証以升提之藥如甘草之甘緩之故曰風淫于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云

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辛苦緩心氣虛也急食酸以收之

緩舒緩也心主熱在液為汗心熱則腠理舒緩而為汗泄等証以酸棗仁五味子之酸收之

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

脾主濕濕氣內襲而為腫滿
等証以蒼白朮之苦燥之

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肺主氣肺氣上逆而為咳嗽等証則
以葶藶黃芩柯子皮之苦泄而降之

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

腎主水腎熱則液涸而為陰火等証以黃柏知母之辛潤之或
腎液枯而火便結燥者用當歸紅花之辛潤之故口大便難者

取足少

陰此也

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禁當風肝

病者平旦慧也下晡甚金旺然也夜半靜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

補之酸瀉之

酸味收瀉故宜當寒瀉之然肝欲散不當又以酸收酸瀉為補
之為瀉之也肝主筋風邪傷筋則攣以川芎之辛散之則補

考藥之酸
收之則驚

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禁溫
食熱衣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心欲栗急食鹹以栗之用
鹹補之甘寫之

取其柔與舒緩之意心主脉火邪內結則脉堅實
以芒硝之鹹與之則補以甘草之甘緩之則寫

病在脾愈于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長夏禁溫食
飽食濕地濡衣脾病者日昃慧_也日出甚下晡靜脾欲緩急食

甘以緩之用苦寫之甘補之

脾惡濕所以濕與飽皆傷脾脾傷則胃氣下陷少火鬱為
壯火以甘草之甘緩之則補以黃連大黃之苦下之則寫

病在肺愈于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長夏起于秋禁寒飲

食則衣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甚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
酸補之辛寫之

肺主氣肺熱則清氣耗散而為汗出喘嗽等証以五味
烏梅之酸收之則為補以麻黃桂枝之辛散之則為寫

病在腎愈于春春不愈甚于長夏長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禁犯
焮煖煩熱也熱食溫炙衣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腎欲堅急
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寫之

腎主二便寓廟則下虛以黃連黃芩之苦堅之則下元
固閉而為補以牡蛎之鹹軟之則下元失守而為寫

夫邪之氣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
至於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必先定五藏之脉乃可言間甚之
時死生之期也